

毕业卅年忆校园

● 宋海（经0班）

光阴荏苒，一转眼毕业已近30年。回想当年，总有些平常却又不平常的人和事，深深刻在记忆中，画面清晰，不随时光的流逝而褪色，且影响至深。

学长周军

周军是1978级的学长，和我同是来自合肥。第一次遇见周军学长，是在1980年8月底，作为入学新生的我坐在由合肥去北京报到的火车上，我和周军的座位是面对面。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车窗一路都是开着的；车速很慢，合肥到北京要坐快一天一夜，为了打发时间，都带着一些诸如瓜子花生之类的零食；那时车厢里的乘客人数，可以比照现在上海高峰时段公交车厢里的人数；那时的人们，不知道环保概念，随手就会将花生壳瓜子皮包装纸之类的垃圾往窗外扔。而那时的周军，行为则有点“异类”：将吃完的东西放在随身携带的一个纸袋

子里，待列车员快到站打扫卫生时交给他。

新生入学的第一天晚上，学校都会在图书馆外面的操场免费放映两场电影（平时是5分钱一场）。周军恰巧和我同住7号楼，晚饭后周军来到我的宿舍，告诉我带上宿舍的凳子，领着我来到操场。路上我一直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带凳子，心里还盘算着和周军看电影时轮流坐；到了操场，周军说开学第一天很多人要提前借书查资料，他要早点去图书馆，晚了就没有座位了，说完就快步走向了图书馆。入学第一天，从周军这里我知道了，上晚自习是要抢座位的。

周军是我遇见的第一个清华人，对于17岁的我起着处事启蒙的作用。谢谢周军学长！

老师邢家鲤

八十年代的清华，勤奋工作、朴实无华是老师



们的共性。但是，每个老师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学习期间的不同阶段，每位老师从学业和为人上，都对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受益终生。

邢老师在1981年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工业生产概论》，课时不长，影响却很大。

百度百科上是这样介绍邢家鲤的：“邢家鲤同志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文革’期间，他曾受到残酷迫害，但他对党的忠诚和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不渝。”

确实，邢老师是一个坚定执着的信仰者，自始至终毫不动摇。邢老师谈到过自己的出身：父亲是南京政府国民党的大官僚，1948年考进清华时，邢老师的父亲对他提出了三个不准：1、不准在学习上偷懒；2、不准在学期间谈恋爱；3、不准接触共产党。邢老师说：父亲的前两个不准他都严格执行了，而第3个不准他进学校的第一个学期就违反了。

出身于大官僚家庭的邢老师，对于工农群众的热爱是如此真挚；一辈子两袖清风，艰苦朴素是他最好的写照。2004年几位同学去邢老师家里时，发现老师住处的家具还是1981年时用的几件，而且还是从学校借的。老师的家虽然简陋，但是家具却是异常地整洁。老师说：这是公家财物，将来要还给公家，要保护好，不能有损坏。即使到了2011年的今天，同学们谈到老师时看法完全一致：有些人说这些话我们听着会觉得假，邢老师说同样的话我们则由衷地敬佩。老师将清华“行胜于言”的作风体现在了最平常的地方。

邢老师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老师并不教条，建议每个人都将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读2~3遍后再思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遗憾的是，《资本论》很深奥，工科学生的学习很紧张，我自己连第一卷的一半还没有读完就放弃了。

老师教课时更是一点也不保守：在谈到中国未来发展时，老师介绍了很多美国先进的方面，特别推荐每个人要去读两本美国人自己写的书：一本是《美国通史》，讲的是美国建国到二次大战前的历史；另外一本是《光荣与梦想》，讲的是美国二次大战到越战时的历史。老师说，用美国人的眼光去了解美国的历史最真实。可以自我安慰的是：这两本书当年我很快就从图书馆里借出来阅读了，《光荣与梦想》这些年读了好几次，去年又重读了一遍。

邢老师并不是能源专家，但是他在1981年讲

课时就对我们反复灌输能源战略的重要性。老师要我们牢记一个数据：美国的人口只是世界人口的不到5%，却一直消耗着世界能源的50%以上。老师不断地强调：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能源的节约利用。这些数字和理念，即使在多年的工作后也对我们具有启迪意义。

2004年11月底，邢老师去世。尽管老师生前多次表示去世后不举行仪式，但是在热爱他的学生、同事和领导的请求下，还是在八宝山举行了老师的追悼会，大家从全世界以及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三天后又举行了一场追思会，我们班级的四位同学代表大家参加了悼念活动，表达了对一位坚定信仰者的敬仰之情。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体育一直是清华的传统。中国最著名的第一代体育理论家和教育家马约翰教授，就长期担任清华体育部的主任，在清华工作了52年。“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就是在1964年1月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清华工作50年的会议上，蒋南翔校长以马约翰教授为典范向同学们提出的。这个口号一直延续到今天。“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在清华园中，每天下午4点半，校园广播都一定会响起这一段熟悉的声音。当年的我们，每每听到广播里的声音，都会收拾书包离开教室，回到宿舍换好运动衣后奔向操场。

有一个真实的笑话：大学时的我，体育成绩一直很糟糕，最困难的是百米短跑的测试，达标的成绩是百米134秒（或是14.3秒？），但是每次都差了一点点。后来，一位“高智商”的学长点拨我，叫我选择北京有强风的天气顺着风跑。试验的结果非常成功，从此我的最弱项——百米短跑达标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还有一个真实笑话：当年清华本科的学制是五年，大四时的体育课可以选修自己喜欢的项目。我们同宿舍的四个同学商量好了一起选排球专项，并做好分工：一个同学高而壮可以做主攻手，另外两个同学高而瘦可以做副攻手，而我个子不高也不壮就做了二传手。选修课的安排是在大操场举行的，不同科目的老师划地为界，我们四个人本来都站在排球课老师面前，旁边的举重课老师面前则一个人没有。这位老师是老北京，身体内大概原本就流淌



着说相声的血液。举重老师低着头在我们的身后踱来踱去，边走边反复地说：举重好呀，举重可以让胖子变瘦，瘦子变胖……几分钟后，两个原来约好了做排球副攻手的高而瘦的同学就站到了举重老师的面前。那时还没有市场营销这个词，但是这件事给了我很多启发：推广自己是需要艺术的，而有艺术的推广是一定能有成果的。需要补充的是：两个高而瘦的同学确实在一年后练就了高而壮的身材。今天健身俱乐部的销售团队应该请这位体育老师给他们做点培训，一定有效果。

高起点的音乐启蒙

“文革”时期全中国唱的都是激昂的红歌，交响乐作为资本主义的“舶来品”是被坚决禁止的。敢于欣赏交响乐的，轻则是被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典型被批判，重则是被作为“里通外国”的嫌疑被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交响乐可以重新演出，但是面临着没有观众的窘境。

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当时任中央交响乐团（现在

中央乐团的前身）团长，提出了“交响乐从大学生开始推广”的理念。李团长的一个妹妹在清华做老师，于是，清华就成为中央交响乐团推广交响乐的第一站。

1980年开始，中央交响乐团每个学期都会在清华的大礼堂举行交响乐音乐会，李德伦老先生亲自参加，为同学们讲解演出作品的背景、作曲家的生平以及参加音乐会时的礼仪，包括鼓掌的礼仪。每次音乐会我都会参加，由此也深深地喜欢上了音乐，仅有的四门选修课除了1门选古代文学解析外，其余三门全部选了音乐。

喜欢音乐是清华的传统。当年的清华园，每周一到周六晚上的六点半，学校的音乐室一定会播放半个小时的音乐，老师会在播放前用3~5分钟对作品进行简单的介绍。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每天的这个时候，很多同学会聚集在音乐室前，沉浸在音乐的美妙世界里……

体育和音乐，虽然与我们的专业学习无关，却让我们受用终身。⁸⁰